

打工妹子

肖潇 著
珠海出版社

我们需要金钱，但不做金钱的奴隶；我们追求情感，但不随意出卖灵魂；我们寻找的是：一个美丽的家园……

打工妹子

(又名:寻找梦中的家园)

肖 潇 著

(粤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工妹子

ISBN7-80607-357-4/I·183 ¥18.80 元

I.打…

II.肖…

III.小说…当代…中国

IV.I246.5

打工妹子

◎肖潇 著

终审:成平

责任编辑:潘自强 张继业

装帧设计:梁伟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刷: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10.625 字数:220千字

版次:1997年10月第1版

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20000册

ISBN7-80607-357-4/I·183

定价:18.80元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现代都市“打工妹”生活的真实写照。这是一曲当代青年在大都市里追求理想、事业、爱情、幸福的动人牧歌。

楚楚、佳佳、晓雪、芳龄、方舟等一群青春美丽、正直、善良并富有才华的女青年，来到“169”热线台打工，当上热线电话的节目主持人。每日每夜，她们不辞辛劳地为那些打电话来的苦闷的、失业的、失恋的、无聊的甚至下流的人排忧解难，但却解决不了自己的住房、经济拮据、失恋、迷惘等问题，由此展开了一串串动人的、催人泪下的表现真与假、美与丑、善与恶的故事……

楚楚无端被一个自称“丑陋人”的男人纠缠，那人一到夜晚就出现。总是让她送花、讲道理，弄得楚楚疲惫不堪，甚至恶梦连连，睡梦中仿佛也被丑陋人撕咬……

饭店总经理杨凯同情“169”的打工妹们，以抽奖为幌子，“奖”给楚楚一套房子。但楚楚却不愿无故领受别人的“怜悯”，毅然把钥匙还给了他……

在电话里口若悬河，满身才气的张益之，却是个骗子，他把晓雪和佳佳骗至他的房间，然后逃之夭夭，目的是让这两个女孩子来对付催讨房租的老房东……

芳龄终于把自己圣洁的吻交给了“麻雀”。大海边，当“麻雀”笨手笨脚地拥抱她，吻她时，芳龄的感觉是：“麻雀”这小子虽然没钱，却跟她合得来，两人情趣相投……

方舟最终把爱交给了已经离过婚的、带着孩子的周生，她想到周生虽相貌一般，年龄大，但却能给她住房，而且在流氓欺辱她时能给以保护……

佳佳几年来一直对“169”老板忠心耿耿，但只因一件小事未让老板满意，便被迫辞职，这最终怪谁？怨老板，还是怨她自己？……

一贯正直、善良、宁愿穷死也不失志的文君，在极度苦闷时居然叫了个女人来“销魂”了一夜。当楚楚目睹一个全裸的女人从他室内跑出时，竟永远不解：这些男人到底怎么啦？！……

“169”的主持人又走了一茬。老的走了，新的又接上，生活无止境，困难无止境，追求也是无止境。挫折和困难并没有使楚楚她们屈服。

她们仍然满怀希望地走向明天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第二章.....	(14)
第三章.....	(34)
第四章.....	(48)
第五章.....	(57)
第六章.....	(63)
第七章.....	(76)
第八章.....	(85)
第九章.....	(100)
第十章.....	(107)
第十一章.....	(114)
第十二章.....	(123)
第十三章.....	(134)
第十四章.....	(142)
第十五章.....	(169)
第十六章.....	(181)

目 录

第十七章.....	(189)
第十八章.....	(217)
第十九章.....	(228)
第二十章.....	(244)
第二十一章.....	(262)
第二十二章.....	(277)
第二十三章.....	(286)
第二十四章.....	(298)
第二十五章.....	(309)
第二十六章.....	(318)
第二十七章.....	(327)
后 记.....	(333)

第一章

从“169”热线台一下班，楚楚便一头栽到床上，脑袋里翻江倒海般折腾起来了。

那个打电话的丑陋人是谁？他为什么那么孤独，那么苦恼，那么固执？他到底有多丑陋？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还是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魔鬼？他要我送玫瑰花干什么？是一种爱的期待呢，还是一种“坏”的预谋？

夜深沉。月温柔。月光如水，躺在床上的女人也如水。青春的肌体不管肌体内的心思怎样倒海翻江，她只把那最优美的曲线抛给撩窗偷窥着的明月。是的，正值佳龄的楚楚是美丽的，那优美的曲线，那高耸的胸脯，那因思绪万端而不停地来回翻动的白皙丰腴的大腿，无不给人一种美的感觉和冲动……

那打热线的丑陋人是谁？我要不要明天去见他？

迷迷糊糊地想着，迷迷糊糊念着。楚楚脑袋里仿佛钻进了一千个不同脸谱的丑陋人。这些人像蒙太奇镜头一般摇着、动着，最后搅成了团，一切都模糊了，一切都看不真切了……再醒来，她突然感到自己已经身处一个可怕的场景：这是在一个

偏僻的山里或者是在一处岩石边，她被一个牛高马大的丑陋人缚在那儿。

这个丑陋人满脸黧黑，没有鼻子，鼻子只是两个朝天的大洞；没有嘴唇，嘴只是两排稀裂的白牙。他狂笑着，扑过来，一双粗糙的、毛乎乎的大手伸到她的胸上，使劲地揉弄着，揉弄着。最后，那人猛地一把撕下了她的衣服。

“啊！救命啊！”楚楚拼命地喊，但怎么也喊不出。她使尽力气摇头晃脑挣扎了半天，总算把这吓人的梦魇连同丑陋人一块赶走了。

心，砰砰跳着；汗，浸了一身。楚楚一阵脸红，一阵纳闷，“真吓人，这个鬼丑陋人。”

再后来，就睡着了。

丑陋人的出现，发生在昨晚上夜班时。

昨晚，楚楚一进办公室，班长紫桐就递给她两只苹果。

楚楚坐了下来，距离夜班的交接时间还有一会儿，她可以趁此时间把晚饭吃了。晚餐是二荤一素的盒饭，适才在楼下买来的，闻起来味道好，却是冰冰凉凉如同嚼蜡。唉，人生所需一日三餐不过如此，可要达到这些要求，又是多么不容易！已经奔跑了一整天了，真想倒下去就睡。可在“169 热线”，却是工作的刚刚开始。这份工作是需要热情的，绝不是一般的态度所能做到的，不能掺杂一丝不良情绪，需要主持人精神饱满，热情真诚。而声音是传达热情的手段，如果声音的表现力不够，就不能满足对方倾诉心声的需要……

“楚楚，你好，”小溪进来，她的声与色清澈如溪流一般，“明天我能同你换个夜班吗？”

“恐怕不行。”楚楚红了脸。她无法解释如果不上夜班也

就没有住的地方。她回答说：“我白天必须找房子。”

“哦，不好意思！”小溪倒好像挺抱歉似的。

时间到了，各位主持人走回了自己的位置。电话铃声此起彼伏，响个不停。主持人各有一张独立的工作台，工作台是隔开的，隔音效果并不好，有灯光和空调的办公室显得舒适温暖。主持人分别在交接班的时候相遇，因此彼此间总有完不了的新鲜感。上白班是较为快乐的，当电话响时总能在女孩子们心中引起一阵畅想：是谁呢？老朋友？新朋友？带来什么样的新话题？或是烦恼？接起电话总是愉快的，通过电波增加的神秘感使她们为结识的新朋友而兴奋着。而夜晚则不同了。夜逐渐加深，倦意袭来，曾经那么动听的电话铃声变得像警铃一样令人头痛。迷迷糊糊之中抓起电话，思维是零散的，待清醒之后电话结束，下一个电话又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吵醒。

困倦之中对于夜班不由带了几分恐惧。楚楚已经在上第四个夜班了。三天来已有两个白天没有休息，今天睡了两个多小时还是补不够，不知道今夜该怎么过。

电话铃响了，楚楚坐直了腰板，打足精神。

“你好？我是楚楚。”

对方没有声响。

“你好。”楚楚耐心地问候。

“我不大好。”话筒里传来有气无力的声音。

“怎样不好呢？”楚楚笑道：“可以帮助你吗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有，没有钱、没有房、没有车，没有女朋友，感到活得很乏味。”

“哦，”楚楚笑了：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不够吗？”

“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身边一些有钱、有房、有车的人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你认为他们快乐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我想如果我有这一切，我会快乐的。”

“你相不相信，你周围也有很多人在羡慕你呢！也许你的年轻、健康是他们所失去的。他们在想：如果能换回年轻，真愿意以一切财产交换呢。如果真能交换，你是否愿意？同样，你身边也有许多同你一样的年轻人在过着快乐的生活。是吗？”

“可我并不快乐。”

“那你可曾留意过你周围那些所有富有的人走过的路？他们为了钱、车、房所付出的艰辛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现在可以想想，他们是什么年龄段的，以哪个年龄段较为富有的人多；然后你再深入了解一下，他们曾经做过什么，经历了多久才到了今天，他们在你这个年龄在做什么，以及你这个年龄段的人中，比你好的占多少比例，他们在做些什么，而你又在做些什么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把幸福的条件划分为几个层次，健康与年轻是最重要、最基础的条件，洋车、女人、洋房是最顶峰的条件吗？当然不是。但这其中一段空白是什么呢？是你所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。这里也有个时间差，你明白吗？”

放下电话，楚楚感到精神了许多。有些口渴，看看夜班发下的两只苹果，拿在手里却没有去咬一口。

“嘟嘟…”电话又响了。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免了吧！”里面传出一个极为难听的声音。

“有什么可以帮助你？”

“大概不能。”

楚楚沉默了。主持人能做的事情很小，很微薄，作为她们自身是尽了全力了，却依然解决不了来自各方面如婚姻、事

业、生计苦恼。人，只有自己才能帮到自己。谁又有一双翻云覆雨的手呢？

“吃过晚饭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什么爱好呢？”

“没有！听音乐，看电视，都不喜欢！不与人打交道。本人毁过容，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！”

楚楚心中悚然一惊。古怪的声音同古怪的容颜结合起来，令人不寒而栗。那个声音，以及那语气给人的感觉像是地狱里传来的。

“这么不幸吗？……那么请问，你能够正常工作吗？”

“懒得做。”

“不做事靠什么生存呢？”

“唉！”那人叹道，“有父母在做小本生意，这么多年也就过来了。”

“可是我想……怎样称呼你呢？”

“叫我丑陋人吧！”

“好的，丑陋人，你怎样看待劳动？是把它当做维持生计的技能还是从中得到乐趣呢？我认为不管怎样你都应该劳动，首先你会从中得到满足，其次你会感到快乐。劳动是人生存的绝对内容。”

“有什么用呢？人家听到我的名字就逃走了！我一个人无滋无味，结果又能怎样呢？”

“可这并不妨碍你独立生活啊！你可以先自立，向人们证实你自己，让大家认识你，之后，才可以谈到爱情以及其他事

“我会有爱情和家庭吗？”

“……当然。我想你该对此抱有信心并积极等待。缘份总会到的。”

“缘份？月下老人恐怕早忘了我了！”丑陋人苦笑道：“我不知道生就这么一张丑陋的脸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！”

“可我认为，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些……”

“难道还有比脸更重要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楚楚回答：“那是人性的光辉，人性的魅力。”

“哈哈！”对方冷笑了：“不要同我讲大道理！你根本不明白人家看到你拔腿就跑的滋味，什么人性光辉、人性魅力！我的苦、我的痛，你是无法知道的！”

楚楚静静倾听，也许，自己是真的不懂。至少，听到那古怪的声音，联想到对方那丑陋的面容她就有躲避的冲动。她只是想弯腰扶起一个人，却是不够的。工作需要投入热情和爱心，真真实实地投入。”

“也许，”楚楚沉吟道：“也许我是不了解，我想请问：怎样才能帮到你呢？”

“是真的想帮我吗？”这语气中有几分揶揄。

“你需要我怎样做呢？”

“给我一个电话——不是热线电话，让我在苦闷的时候能够对你倾诉；然后，来见我，看看你是否能爱上我！”

太过份了！楚楚沉住气回答：

“我很愿意这样做。但是，第一，我没有电话；第二，暂时我不可以见你。”

“但你总该有BB机，在我传呼你时复电给我！”

楚楚的回答两次令他不满意：

“由于我没有电话，也许不能及时复机给你。另外，上班时间我也不可能复机给你……”

“你可以跟我见面，在哪里都行！”

“有这个必要吗？你要说的话，可以现在说……”

“但是你要做的事，譬如说送我一枝玫瑰花什么的，在电话里却做不到呀！”

“我并没有说要送玫瑰花给你！”

“如果我要求你送给我呢？”丑陋人的声音逐渐变得可怜巴巴：“从来没有一个女孩送花给我！过两天是我的生日，哪怕你送一枝花给我都行，可以吗？”

那个声音讲到后来，古怪的意味逐渐消失，变得热情，认真，甚至孩子般任性起来，简直是不讲理由地央求，那口吻，那语气，让楚楚无法抗拒。她不由把电话对面那个人想成是可怜的小弟弟。

“我能不送你玫瑰花吗？风信子行吗？百合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！我要玫瑰，并且十一枝！”

“什么时候又变成十一枝啦！”楚楚简直无奈了。

“你能否答应我？……当然，你也可以拒绝！”

“……好吧！我答应你！”

“这么勉强？”

这样刻薄！

“什么时候？在哪里能见到你？”

电话里传来一声轻快的笑语：

“后天晚上七点，在旋转餐厅七号座。好啦，楚楚，希望我不会吓你一跳！今晚我可以睡个好觉啦！谢谢！”

可是楚楚的情绪并非是别人可以操纵得了的，楚楚的情绪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。楚楚忽然察觉，那个丑陋人在最后讲“谢谢”时，几乎是欢快地笑出声的。他是真的高兴还是因为别的实现？如果他觉得这样可以高兴，那随便他吧！

放下电话，楚楚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。不用说就是班长紫桐了。紫桐是在听电话的，但是眼睛一直注视着，显然，她有话要讲。果然，等了一会儿，紫桐一脸肃穆地说：

“楚楚！你是不是答应要与人家见面？工作不允许的！”

方舟在旁看了一眼，轻轻笑了。

“哦，对方是个残疾人，我答应在他的生日那天送束花给他。”

“你自己把握好。——这种事情，你怎么可以答应他呢？”

电话又响了，楚楚趁机把话打断。这是个男孩子，在谈感情问题。老生常谈。楚楚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，犹进梦境。讲过一句话，再讲下一句时，楚楚感觉时光犹如隔了许多年。她的思维还算清楚，但是仿佛已不通畅，语言让人听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明白，而且语调缓慢。

不能这样！楚楚提醒自己。可是尽管如此，她的眼睛还是闭上了。

“我认为，爱情最主要的是真诚。”

“可我的真诚是没有用的！”电话那边，小男孩在诉苦：“她一点也不珍惜！”

“付出真情不求回报。爱情，本来就是给予。还有，我想想……”

“我等你回答呢。”对方说。

“回答什么？”楚楚努力想着，可已经想不起究竟要开导对方什么。幸好，那个小男孩也不再深究，又谈了些其他方面的问题。

凌晨三时后，电话越来越少，电话铃的响声也越来越大。每一下铃声都会把人惊动，没有电话的时候，主持人就可以在架起来的铁网床上休息了。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